

《我是怎样学外语的?》一书第14章:

是拐杖, 还是辅助工具

安那托尔“法朗士把词典称做“按字母排列的包罗万象的世界”。经过这么多年, 每当词典在手, 我仍然感到激动。

我们翻译工作者真是幸运的人。只需举手之劳, 瞬间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东西。而在其他知识领域, 例如在核子物理学领域, 要得到对某一个问题的答案, 需要经过多少次的试验、争论和多么长的时间的思考!

词典是满足我们求知欲的可供多年使用的工具。它值得我们为它所包含的成千上万的词汇写上几页。

但愿我的读者, 第一, 词典永不离身。第二, 随时能丢开词典。

词典是打开语言之锁的最好的钥匙。应该买一部词典, 并且一直用到破旧为止。英语中有一个词叫“Well-thumbed”, 很好地描绘出书的这种状态, 它说明, 这本书已经尽其所用了。

及时学会使用词典, 这是最主要的任务。学习象形文字语言的人从一开始我就会给他一本词典。然后又会让他象学习其他语言的人那样离开词典。

因为在初学阶段——甚至在接触语言前阶段——词典可促进思维。但随后它就会开始起相反的作用——妨碍思维。遗憾的是, 由于人类意识的惰性, 我们往往会以词典来代替思维。词典使用起来很便当, 这就助长了懒惰: 手边就有词典, 何必去费脑筋!

可是不费脑筋或者不肯稍费脑筋, 就无所谓学习。在学习外语的最初级阶段, 使用词典是需要费力气的, 但后来就却会使人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。

当读书、做笔记、表达思想或翻译时想不起需要的词汇、短语, 或者虽然想起, 却

对它的准确性没有把握的时候, 该怎么办呢? 难道不用词典吗? 不, 当然要用……只不过要“动脑子”地用!

“丝带”英语怎么说? 不禁把手伸向匈英(俄英等等)词典, 不由自主地翻阅起来……结果懊恼地一拍脑袋: “对呀, 当然是‘ribbon’!”——但是, 转眼又忘了。

但是如果先搜索枯肠, 回忆回忆, 哪怕在记忆里钩起一点发音上相近的地方(“bir…”, 不对, 是“ri…”、“ribb…”), 然后费点功夫去翻英匈、英俄等(而不是匈英或俄英等)词典, 来查对一番我们的记忆是否正确, 结果我们暗自满意地肯定了自己的记忆, 那末自诩的得意心情(为自己的耐心、顽强和好记性而得意!)就可以使这个词牢牢地记在心里。这样付出双倍的时间却取得十倍的效果。

许多人认为, “成功的喜悦”——就象你们大家在其他方面感受的那样: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! ——是教育学, 甚至是一生的关键问题。在语言学习方面更无疑是如此。

学习语言之初就可以使用所谓原文词典, 或详解词典。例如俄文的达里, 乌沙科夫、奥日果夫词典, 法文的“拉鲁斯”词典, 西班牙文的“沃克斯”词典或者“西班牙皇家学院”词典, 英文的“牛津”词典, 德文的“杜登”词典等等。“只要功夫深, 铁杵磨成针”的原则在就里特别明显地显示出自己的正确性。

假定我们忘记了“准确的”一词德语怎么说, 或者第一次想要知道这个德语词, 你的脑子里可能出现一个德语中的外来词“exakt”, 但是影影绰绰, 应该——或者这时记得——还有一个更好的德语词。这时翻翻原文详解

词典，查查词典里对于记起来的“exakt”一词说些什么，就有效得多。这样就找到了“genau”这个德语词，这样记单词比马上查阅对译词典，要牢固十倍。

现代词典已经不止是在基本词义方面“反映世界”。组成的词典条目中许多充满词组和典型例句，完全“适于阅读”。

词的含义及其使用规则是在它与其他词汇的搭配中体现出来的。

一部好的词典是一座宝库。词典不是孤立地，而是通过不同的上下文给我们解释词义，这就使我们能够用更多的方式记住单词了。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搭配中反复出现多少次，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得到多少次反映。嵌入这个词的句子是掌握这个词的一个很好

的词义范例。对一个词来说，不掌握使用的钥匙，它就不是一个词，而只是字母和音的堆砌。另一方面，又不可能把各种使用这个词的具体场合全部记住，因为这样要记的东西就太多了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效果——这样做既机械，又繁重，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。

因而，要多注意词典提供的词汇用法范例。可以把它们抄在词汇本上，但必须标上支配关系，即注明该词（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等等）与其他词发生联系时使用的前置词、后缀、词尾变化等等。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增添一、二个词作为补充说明。

（编译局俄文组转译自〔匈〕卡托·兰布《我是怎样学外语的？》一书的俄译本）

· 编 后 ·

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，预示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终于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新阶段。它将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中起着重大的组织和推动作用。这期本刊以一定篇幅纪录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的内容和活动。另将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全国科学讨论会论文目录（共174篇）编作附册2，以利学术交流。

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，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。为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，我们重新发表了他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》。这个演说辞发表至今已经60年了，但是演说的精神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，值得我们继续工作和战斗在图书馆战线上的同志们深刻领会和学习，努力继承和发扬。

为便于有关单位全面学习和研究李大钊同志革命的一生，本刊还以附册1发表了《李大钊著译系年考录》和《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活动简表》资料。

本刊自发刊以来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情欢迎与支持，但限于篇幅，许多来稿未能充分采用，深致歉意。明年本刊定为全国性图书馆学、目录学、图书学、文献学综合性季刊，欢迎大家踊跃投稿。

· 启 事 · ①本季刊1980年订于每季季末出版，全国邮局发行，另售。本刊代号2—408，欢迎向当地邮局办理预订。个别漏订、缺期者可向文物出版社发行科补购。②1979年第一期尚有少量存书，需订者可向北京图书馆发行组征订。第二期附册印份有限，仅酌赠有关单位。